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 
第七十七回 蒲紅榴綠開筵坐花 美景良辰飛觴醉月

酒原來是杜康，劉伶醉倒青蓮狂。淵明暢飲籬菊憶，浩然踏雪解愁腸。話說張珏、徐文亮二人計議已定，遂執壺把盞，從李廣起，周圍各敬三杯，遂復位落座。文亮說：「今日既是朱明大宴，大家相聚，很是有趣。小弟卻要出酒令，上按一句《詩經》；中按一曲牌，或詞牌，或俗語；下接一句詩，這詩不必泥定成語，自撰者亦可，惟要一氣，雖帶嘲笑不妨。其有不能文墨者，各飲五大觥。」眾人皆言很好。張珏說：「還缺一，必將好好先生尋來，方可有趣。而況他是殿撰公，若少他，大家就無興致了。」桑黛接言：「甚合吾意。」便令徐文俊去請。文俊是小孩習氣，只知鬧裡取哄，即離座，一口氣跑回家中，把文炳拖來。眾人一見文炳，自然嘲笑一番。文炳無言可答，只得入座。桑黛將行令的話又言一遍。張珏便執杯斟酒，送到李廣面前曰：「這令要即景生情。」李廣不能推卻，只得把門面杯飲乾，想了一刻，口中言曰：「憂心忡忡，可憐蟲，吼聲安敢望河東？」

李廣令罷，桑黛斟了一觥酒，送到雲璧人面前曰：「請君飲之，聊破煩惱。」璧人只得飲乾，遂即口中言道：

君子好逑，上小樓，徹夜無眠話不休。

桑黛曰：「雲兄休妒，小弟飲一觥。」文亮曰：「真爽快。」桑黛飲酒畢，隨言道：

我心悠悠，好姐姐，何時卿可入溫柔。

言罷，便又斟酒送到璧人面前，使璧人飲。璧人曰：「為何令我飲？分明你想素琴，才有此語。我若飲此酒，豈不是素琴要歸了我麼？」桑黛曰：「我是指瑤枝、玉佩而言，代你隱恨。」李廣曰：「桑賢弟，我非助璧人，卻是你自己想扳人，反弄到自己身上來。這三句話照語意聆來，你莫胡賴。『我心悠悠』，是未曾到手，但可望而不可及之意，因此思念甚深，故情急而呼『姐姐』，既呼之，而又不能不存奢望，所以有『何時卿可入溫柔』之句，這是要你吃酒。」桑黛無言折變，只得飲一觥酒。徐文俊曰：「我也想出，恐不妥帖，說出來可用則用，如不恰，算罰我一小杯，何如？」李廣說：「可矣。」文俊遂曰：

之子於歸，懶畫眉，個人心事太依依。

張珏拍案叫絕：「好一個『個人心事太依依』。」忙斟一觥，送到文炳面前，令文炳立飲。文炳問：「為何派我飲？」張珏說：「你飲了我再說知。」文炳曰：「豈有如此作劇乎？我誠不知其所謂也。」張珏笑曰：「倒底是狀元公，脫不了之乎者也。你也不必文了，我實告訴你，你那日給你家夫人做一畫眉夫婿麼？又一日給我那范氏嫂嫂作揖連連，這還算不得個心事依依麼？你快飲了罷，免貽誤人家的酒。」文炳曰：「豈有此理，捏造謠言，令我飲此一觥。」楚雲插言曰：「不必爭論了，我代你改一句，你不可不必推卻了。將這『個人心事太依依』改為『狀元歸去馬如飛』的成語罷。」李廣曰：「的確座中無第二個狀元，徐賢弟不可再賴了。」文炳沒法，只得立飲而盡。心中懷恨楚雲，口呼：「楚賢弟，你先飲一觥，我知說出令來，令你無詞以對。」楚雲說：「那有這等酒令？你的令未出口，便令人家飲酒，我知說的是不是？」文炳說：「如果不對，當罰我一觥。」張珏說：「講的公平。楚兄你就先飲一觥，他若令出不恰，我們大家都在此為證見，那怕他不飲。」眾人也接言對。楚雲只得飲了一觥，徐文炳說道：

顛倒衣裳，罵玉郎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

遂向楚雲笑曰：「可是也不是？」楚雲曰：「胡言，一些也不對，你受罰一巨觥罷。」文炳曰：「為何不恰，我且解說明白，你方肯心服。自從大哥與你相識之後，朝夕相親，寸步不離，如膠似漆，情致纏綿。及至大哥娶了嫂嫂，他去戀嫂嫂，將你拋棄。你想至那『顛倒衣裳』之時，豈有不罵玉郎之理？因何罵玉郎呢？亦只恨雲雨巫山不能遂你之願，枉自斷腸耳！這令確切之至，你若說我不深知你之意，你就辜負我的苦心了。」說得眾人大笑不止。楚雲不由兩頰暈紅，向他啐了一聲曰：「你好好一個文氣沖天的人，也學張珏促狹鬼的心跡。非罰你一觥不可，可別怪我灌你。」文炳笑曰：「罰我一觥酒是小事，可惜你『雲雨巫山枉斷腸』，未免令人代你歎息。如此一個玉郎，眼睜睜被人奪去，能不痛哭流涕長太息麼？」隨斟酒一觥，立飲而盡。忽聽胡達大聲喊道：「俺不懂你們這之乎者也，這麼罵玉郎，雲雨兩咧，談得津津有味，實令人不樂，竟吃悶酒太厭煩。我有一主意，大家可以共樂。將令改為擊鼓催花，鼓聲住，花在誰手，誰飲酒，免得作耍取笑，弄得戚戚不休。」接著喻昆、甘寧、蔣豹一齊說：「很有趣，就是這麼辦。」李廣等皆言很好，命小書童取了一面鼓來，又折了一枝花，便由李廣傳起，傳了有十七八起。座中以桑黛吃得最多，楚雲次之，文炳又次之。大家皆有醉意，惟有桑黛、徐文炳、楚雲三人醉得利害。三人中，惟桑黛醉得太甚。李廣見大家皆醉，即命撤筵，將大家送回各府。